居易堂集

序

聖人立教首言文行而文必先乎行者以行必於文焉見之也何也六經聖人之文也然舍六經則無以見聖人之道下及諸子百家千岐萬彙爲文不同然於以抒其蓄積聚其生平則無不同所以有聖人賢人即有聖人賢人之文有忠臣孝子即有忠臣孝子之文誠積於中而形於言是有所不得已者如唐虞之所吁俞伊周之所訓誥鄒魯洙泗之所稱說以至伯夷采薇之歌屈原懷沙之篇伯奇履霜之操並懸日月同敝天壤使千古而下讀其書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爲之或泣或歌流連而不能已是皆文之用也

嗚呼難言之矣非身之所履心之所之畢世不發之死靡二其誠可以貫金石泣鬼神則未可以語於此也余不佞痛遭家國之變時年二十四先學士文靖公死節報國余誓必從死死志未遂苟存於時於是束身土室與世訣絕時即碌碌苟安無所齟齬而傷心之悲終天之痛慘灼酷烈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而況世變至今四十年中崩天之敵稽天之波瀾天之網靡所不加靡所不遘而再益之以饑寒之深慄風雨之漂搖世事之詿誤骨肉之崎嶇靡所不罗靡所不極嗚呼亦可痛矣余不佞真千古之窮人而無告者也而爲時之久已四十年而吾之心未嘗有

豪釐之移未嘗有須臾之間於是吾之心亦遂得灼然爲海内所諒而此四十年中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後二十年不出户庭故凡交游之往復故舊之懷思風景之流連今昔之感傷陵谷之憑弔以至一話一言之所及一思一慮之所之非筆之於書則無以達之故危苦悲哀之辭悒鬱侘傺之思質言而長言者不覺層見而疊出嗚呼余之不文文固不足以傳而吾之心則可以俯仰千百世而無愧故歷四十年之所積不可以泯也於是别其體類定其義例録成若干卷名之曰俟齋文集後之覽者見吾之文因以見吾之心之所存乎嗚呼有聖人賢人即有聖人賢人

之文有忠臣孝子即有忠臣孝子之文若余不佞千古之窮人而無告者斯以爲窮人之文其可矣甲子新秋日秦餘山人俟齋徐枋自題

凡例十一則

文章重體類書曰辭尚體要易曰方以類聚既有體斯有類矣自古編輯之家綦重之苟體之不分則類於何有然此猶就其疑似豪釐之間言之猶五穀皆穀也而菽麥不可不辨五金皆金也而鉛錫不可淆於黃金耳若直非其類而訛舛淆襍則吾不能知之矣如昌黎一集文章家之龜鑑也又爲其受業門人李漢所編不知何以於文之體類既有所訛即於其自為書之例又有所戾如谿堂古詩何以入襍著石鼎聯句何以入序中送陸歙州送鄭十較理送張道士

祇應以序入詩中不應以詩附序見兒送張道
士序僅數言而其詩則鉅篇也而竟入序中此
皆於文之體類有未叶者也爲宰相賀白龜狀
在三十八卷表狀中何以賀張徐州白兔狀又
入十五卷書啓中此皆於其自爲書之例有相
戾者也今吾集凡爲詩爲辭爲贊之序不問其
長短詳畧俱見之詩與辭贊中不别見至似是
而非相近而遠如說論議之體裁迥别書後與
題跋之各有家數劃然不紊也
文籍重編次編次者前後是也集之居前者大約
須觀其全集之次惟其所重以其文之多而有

關係者爲首列斯爲得體今人文集動以賦與
詩居首此遵文選例也不知文選固辭家之書
其所重在辭賦耳未可概論李漢編昌黎集亦
然甚非謂也今拙集以書居首蓋此集中惟書
爲最多以吾四十年土室四方知交問訊辨論
一寓於書且吾自二十四歲而遘世變與今之
當事者謝絕往還諸書及答一二鉅公論出處
之宜諸書似一生之微尚係焉伏讀往冊如叔
向貽子産書於古文中亦惟書爲早出故吾集
以書冠之而尺牘次之者從書而類推之也尺
牘原本於書而自爲一體非以辭之長短而云

故有極短者而仍入書中取歐蘇集別載小簡例別爲一卷

書法重義例既操筆爲文必有其義義之所在例之所起也如吾四十年往還諸書俱不得已而應非泛泛寒暄應酬之比無論吾諸書或非無係於世者即吾之稱謂標題各有一定書法如吾先公執友最嚴重者則既書其官復書先生等而殺之或稱官或稱先生不竝書而係之其字若朋儕往還或止書官或竟書其字也集中諸傳例書其人之字傳本創自史記史記或書名或書字或書爵里以無定爲例葢太史公即

寓書法於其中也自漢書後槩書名末學不察
嘗以古文必書名爲古嘗有於極無謂文字中
硬入人之姓名以爲得古人之法良可笑也況
文章自有家數非可意造古來惟昭明文選載
古人詩文多書其人之字淚得太史公遺意亦
可見古人不欲輕用人名也近有所謂名士者
一於中外子姓以猥瑣之事而於尊行鉅公直
斥其名一於長物瑣語而必書友人之名一於
友人寓言小傳中諱本人之名而旁及他友則
直書其名吾心竊鄙之憎之吾嘗言文章果佳
即不書名不失其爲古文苟非文章則雖鈔襲

謨誥之語猶爲無當況僅僅一書人之名耶吾今所作傳有鑒於此且既非國史不敢猥書人名竊取管仲屈原周文張叔諸傳以爲例概以字稱覽者當自得之惟朱先生沈徵君二傳則特筆也其敬亭山人傳畧則以其題其文皆屬爲筆削者不在此例

諸文各以類次及之其文少而不能自爲一類自爲一卷者則隨類編入如議辨附記說之後頌銘附於贊後是也

余自二十四歲而遭世變即與世決絕長往不返其眞隱之志頗爲海内所諒則凡作爲文章亦

非吾意也其辭之不得而應辭者嘗過半應者止什四而至於碑版傳誌之文則辭者嘗什九應者止什一然所應者又皆吾所欲爲即不請或感激鼓舞以屬之筆墨者然後爲之若違心從事僅僅諛墓則百無一焉然所謂應者什四猶就人之見請者而言耳若合計全集凡爲文八百餘篇多吾之發於心而不能已於言者應人之請亦僅可什一矣

生平無似然讀書作文一字一句必心有真見有獨得然後發之既不敢附和蹈襲亦不敢標奇好異若體裁義例則必依據古人其或吾之所

見有灼然自信者亦竟發古人所未發以信之千古此又在覽者之自得之當不訝其爲師心也

書後題䟦分爲二類亦猶書與尺牘也書後必於其事有所論列或發古人所未發或因其事而別論他事非僅僅片辭隻語取意於字句閒者如昌黎書張中丞傳後是也題䟦則有間矣識者閱吾諸篇則劃然二體自不可合爲一者

偶以書畫尚論古人故題䟦頗夥要於其中自有獨見然後出之四十年土室閉門却掃不惟古人名蹟不能多得寓目即當世賢豪品題書畫

收藏精鑒者亦不得與把臂細論則未知吾所見果有當於藝林否也然惟欲存吾之所謂獨見以是正於知者故亦附錄之

有韻之文間一爲之吾不敢以自許也正如子瞻所云如候蟲時鳥自鳴自止而已旣已爲之亦存於集亦以時會寄託有不可沒者耳今亦以類編之自賦而詩而辭而贊而頌而銘皆有韻之文也凡爲八卷昔柳州集以詩居末子厚詩居然升作者之堂子瞻晚年喜讀之稱爲海外三友則其詩可知而以殿其集者子厚固以詩爲一集之後勁而余則以詩爲一集之附庸也

每見古人於孤臣寡婦朝吟夜怨一言一句哀而錄之吾之不删吾詩即此意也惟覽者之傷其心而不鄙其辭可耳

昌黎集自賦與詩之外首列襍著則以文之不多而有關係者入之如原道獲麟以及諍臣論諸篇而以遊戲寓言諸文名爲襍文吾不敢謂然今仍分爲二類而以文之無所附麗不能成卷者爲雜文以遊戲寓言者爲襍著一以殿諸文一以殿有韻者襍文襍著名則取諸古人而義則出之自我偶然有見也

古人之不以文章名而其文章自不腐於世者多

矣如陳壽編諸葛武侯集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言謂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子瞻序范文正公文謂其于仁義禮樂忠信孝悌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葢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嗟乎文章而出於心性此其所以不腐於世也吾之文固非古人之文而吾之心則古人之心也實竊有自信者故文雖不足存而謹録之不特欲以遺之子孫寔欲以質之千古焉

時甲子秋七月初六日泰餘山人俟齋氏又識

居易堂集目錄

長洲徐枋俟齋著　　門人潘耒編校
孫男徐㡯繕錄

卷之一

書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尺牘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序

卷之八

記

卷之九

論

卷之十

卷之十一

題跋

卷之十二
傳

卷之十三

誌銘

卷之十四
誌銘

卷之十五

碑銘

雜文

賦

卷之十七

古體詩

玄坦

懷舊篇長句一千四百字

卷之十八

今體詩

晤含光法師　過宗子瞻明一雲山居

覺螺菴同姜如須分韻二首

集舅氏吳明初先生鄧尉山齋

試夾石泉　喜見季甥

即事　風雨中素菴見過竟日

憶別季甥有懷

顧爾音招過得閒亭吃楊梅留飲竟日即事

梁谿張方來賣藥山中

山居抱病張方來以藥𦵏之復見貽長生酒

食園筍

經月兩濕友人見貽名香喜而有作

過明上人華藏菴

送筇在師越游三首筇公爲余作澗上草堂賦

梵林師賦詩見訪索和依韻酬之

贈別友人李君

朱致一過山齋依韻答贈

同胡其章給諫鄧尉看梅謁剖老和尚步韻

春日寄居僧寮

同陳言夏集徐汝洲山樓看梅分得絲字三首

卷之十九

辭

贊

卷之二十

居易堂集目錄終

居易堂集卷之二

書

答蘇松兵備王之晉書 附來書

待罪名邦託居仙圃敬仰先賢大節遙挹主人高風擬直造墓廬一申瞻企自愧塵鞅碌碌遂致策之不前茲者投劾以去又復刺促遄歸晤對光儀竟成大事矣惟是久託萬間之庇而未獻一芹慚悚盈襟無可自逭聊具戔戔少展寸忱非敢云贄贐之貲也統惟笑茹爲荷偶有鶴一隻欲將去不知肯相隨否如其不鶴或當畱爲山池之玩也臨啟[illegible]盡膚憤

孤哀子徐枋稽顙拜痛自先人[illegible]殉節捐棄藐孤而藐孤不肖不能從死偷生苟活致毀體辱親誠爲兩間之罪人抑亦名教之罪人矣病毀交摧生理已絕呻吟苫塊跧伏隴丘如是者半年於茲而卒未能一刻强起致人間世事一枕都廢昨者小伻自城至

荒塋忽傳翰教存及藐孤而九死餘魂一絲僅繫未能拜旣完璧以歸知執事當不以世法苛垂死之人而罪其不恭也至一畝之宮荒榛可掬何足以駐使節哉伏枕支離口占奉報不知所云

答長洲縣知縣田本沛書 附來書

恭惟老先生鴻飛冥冥天際人也弟心切識荊而風塵面目自愧不堪登碩人門謹此修候與居以誌欽德之好昨面按臺處大人對弟輩極道老先生之高心切儀之老先生何吝一見定有爲台臺處之最當者也俗冗中不盡欲陳尚容肅圖晉謁

孤哀子徐枋稽顙拜先人畢節止水捐棄藐孤而藐孤不類不能相從九京偷生草土誠爲千古之罪人矣然自遭大故慙恨痛毀并集方寸致百病交攻沉痾莫起今雖視息尚存而生理已絕經年伏枕雞骨

支若身不勝衣口絶饘粥餘氣游魂百事盡廢所欠惟一死耳執事試思鮮民之生也如此而尚能扶之而起令入世法乎且煢煢倚廬昕夕繐帳之側形影相並跬步不踰古人事亾如存或有取爾也執事倘以禮教民當亦弗强之使出耳是用不能勉承台言扶掖摳趨設叓有齒及藐孤者幷祈執事善爲我辭代陳病困俾得洞鑒藐孤垂死苦狀則執事之所造不淺矣伏枕口占倩筆布悃不知所云

荅吳縣知縣汪蟾南書 附來書

台兄以高華之哲發瓊英之門弟聞風相思實於徐子鳳繫聲倩既復從牛鶴老得悉台臺素履意氣干雲風雅應世不減當年南州高士未及摳手殊云耿悒因念十餘年前弟雖忝風雨推尊翁先生狠篇是佩誼猶私淑安在今日不可以通家誼故勤懇也時奉功令爲

諸上公車者勸駕知台臺痛情莪蓼無心應制但例當具呈本縣申詳藩司以便彙報儀部不則恐當事者不察疑以引避相繩未免觸忌有累明哲耳祈台兄速裁之專此以聞接臺盧大人景仰之切已託田寅翁專致不盡欲言

孤哀子徐枋稽顙拜鮮民之生僅餘一息固不能以垂死之身望塵匍匐且先人畢節捐生蕺孤義當相從止水變不敢以應死之身隨時俛仰用是墐戶荒廬屏跡丘墓不復知有人間世矣不謂執事以父母說項之私遂致推屋之誼翰教忽頒獎譽謬及不孝誠兩間罪人何以當此捧楮汗背無地自容矣另諭領悉佩此殊私惟增銘戢尋當補牘臺端種種統希丙照口占率復伏枕主臣

答陳給諫臥子先生書

昨承面諭惓切復辱手教諄諄小子微末豈敢堅執鄙見惟是揆之於義反之於心有不能安者故不敢耳若安危得喪反非所斤斤也先公大節與日月爭光亦何藉小子之區區況今欲申大義於天下者亦當弗待忠節之後為之區區也不肖之所以不欲以片紙隻字申達實自謂所處有確然不可移易者自不可與諸先生同年而語也長者當知吾心耳若漳海所傳則尤非吾所安以小子微末何所表見於時而乃遽臻此此不過以先人之大節而及藐孤若不肖不自揆醜焉就之得無昔人所云又因以為利者耶言至此血淚與汗泚同流矣幸憫鑒血誠勿為再

及則成我之恩又復何似乎不肖言盡於此矣率臆披陳悚息悚息

致楊解元維斗先生書

東來王君冒險而至耑訪臯里及吳趨而已既至吳趨家人辭以廬墓因復踉蹌到湖莊不肖在荒隴昨歸與相見渠致東道主人之命甚惓切所齎操者亦頗鄭重然不肖自有以謝之但王君急欲一登龍門以畢此來公案而不肖不欲令其冒昧走見故堅留之而先耑尺一以達尊前此寔有深意長者當不以爲謬幸有以命之

答楊解元維斗先生書

徑啓東來云云不肖已堅謝之直令其衣裼還璧不敢啓視也尊諭惓惓具仞至意第不肖所以處此不過盡吾分之所當然寔恨不能從先人於止水恐貽先人羞豈可以苟存之視息而反靦焉復有所叨冒乎所以毅然辭之揆之於義盟之於心實有自信者昨辭謝之際抵掌而談即銜命之人亦聞鄙言而為泣下似不以方命為罪此種血誠當俟躬待山齋始一披陳耳至於左右自未可同年而語也主臣主臣

與胡其章給諫書 名周鼒

乙酉之變破家剗類故業俱隳所僅存者吳趨甲第耳木主在廟遺像在堂雖藐孤已長往山林而榮榮

未亾尚守喪于此不意貴同門呂公忽欲以爲傳舍
檄役掃除闔家驚惶無所奔避行路之人猶爲傷惻
嗟乎嗟乎何至於此先人靈輀雖歸荒隴而堂中繐
帷儼然如在既無别業可以安頓遺累丙舍又止三
楹不蔽風雨若以敝廬爲貴同門駐節之地是必撤
先人之喪使未亾人露處而後可也昔鍾會百萬治
第入見太傅衣冠猶終身不復進民生于三事之如
一先人于貴同門禮先一飯自不致一旦有他人入
室之心即使久爲廢宅人人得而有之在貴同門尚
當有不經西州門之意况今老稺四十餘口於焉棲
託者乎㭊下之隴猶禁樵蘇文靖之宅不爲馬埒以

今視昔豈遜雲泥在不肖仍不忍薄待貴同門故猶
諄諄言之也台翁錫類哀煢久彰高義知不待不孝
辭之畢爲大聲疾呼而止之於垂至耳不然或即以
不孝此札致貴同門惟貴同門裁之何如臨楮哀眩
不知所云

與欽遵一書 名式

李灌翁先生至誼有加休戚同體眞古人所無弟之
所銘心次骨蚼感無地者也若爲友貸粟云云則鄙
意竊有所不欲特以父執尊行之命不敢不屈意勉
領一次然夏初拜惠而至今胸中阸阸未安殊懷慚
恧爾時即託鄭三山先生及家表伯張德仲先生婉

辭灌翁詳致鄙意昨者復承白粲朱提之惠則豈鄭
張兩先生尚未道達區區乎抑或以弟言之不誠故
未蒙矜允耶鄙性硜硜頗嚴取與今雖饑餓未變初
心此定荷灌翁先生及吾先生湲所鑒知者即夏初
拜命時切叩先生問所自來謂若未得所安則當學
孔顗以來米上水載去原札定在先生當可覆按也
今所示惠諸君皆未通一刺未謀一面者弟又安能
靦顏以食其粟耶未同而言昔賢所誡況未同而賂
乎閔中叔不以口腹累故人若既非故舊而所累又
不止猪肝一片則其所處斷可知矣來米四包暨銀
五封完璧歸趙伏冀吾先生緩頰致還灌翁即以此

札弁致去當慇慈炤也不宜

答吳憲副源長先生書 名嘉禎 附來書

尊公浩然之氣千古長存大兄純孝高遯林泉堅守先人之志士林莫不誦之但空山不可久居鄉村多盜剽掠之患其小者也近來匿影山阿者多不測之禍維斗臥子公旦彥林無辜慘戮大可畏也况妬賢之人此間不少不以忠節仰慕轉以立異萋菲每聞其言不勝浩嘆倘有讒毀做成機穽誰能挽回深為大兄慮之今日之計速速進城與二哥同居兄弟相依和光混俗可以處亂可以避禍守身之道不得不然萬勿固執遺事後之悔特在世交敢效狂直祈大兄俯聽望之尊公大事及時早襄世界紛紛烽火可虞并祈留意焉

踞接台諭披誦廻環感極涕零一字一泣老年伯愛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誨之嚴心非木石能不怵明訓而陡焉自驚若冷水澆背蹶起而變計乎然枋之所以竄跡丘墟側身畎畝者非不知孤立之召禍同塵之取容乃一往不顧也蓋亦籌之熟而處之審

矣先君子捐身殉國枋固不類不能相從九京然方寸之地猶耿耿未死即欲規方爲圓同乎流俗而揆之大義心有不可忍者一察之時宜勢有不可合者三即以論于禍福而理有不可以彼易此者二重荷藥言屢及敢不一一爲長者陳之乙酉陸沈之日先君子日謀死所顧呼枋而命之曰吾固不可以不死若即長爲農夫以没世亦可無憾而枋竊不自量必欲從死不謂天實靳之致閏月十二之變枋以病垂死另居弗克從而前志弗申矣然猶冀無毀髮膚他日庶可見吾親於地下因變姓名匿跡蘆中瀕死數番流離四月意或可以徼倖萬一不謂叟罹意外身

嬰駭機當是時以全髮被戮早見先人未始非初心也而事與心左復受髠刑凡此者皆枋之求死而不得死亦自分必死而未死者也雖然其敢以志之屢挫身之苟延謂天之不欲我成也遂風靡波委廢棄先訓乎用是京京日夕一刻九廻然既無奇節偉行可以慰地下之靈所欲秖遵而無負者亦不過長爲農夫之一語耳顧一旦改頭換面從俗浮沉枋縱不自惜奈辱先人何此心之所不忍者也性本忤俗未克三緘即滚自悔艾而遇一時人聞一時事則當機輒發嚌齒穿齦不可復遏以轉喉觸諱之人而欲周旋於箝語防口之世一不可合也迂懶既甚簪緌肉

驚不可韋絃即在當日恪守庭訓經年杜門遠官貴人都不識面今若仍其故我則入城無異居山而來而不往疵釁叢生即欲强事奔趨而木强面目猝不能改二不可合也世網日密新法愈苛而枋祖臘非王衣冠猶舊幸與樵牧為伍略能自繇一入城市動皆桎梏而必罹不測三不可合也且也褊衷狹性既與世日乖則世人視之將同恠鳥跡之所至矰繳隨之然其竄淺山之中網羅猶緩一與世近則羣起而逐弋人之慕須臾莫避故遯荒則禍遲而或可免入城則禍速而必無幸均一禍也何必去遲而就速乎是固不可以彼易此者也枋又聞之行莫醜於辱先

禍莫大於名滅先君子身任綱常爲南朝一侍郎從容蹈節枋既不能學從親止水之江鎬獨不能學終身不西向之王裒乎倘偷飽苟溫强顏喪志不特不克負荷而且隤其家聲矣誅夷竄逐一時之禍也羞先人而爲世戮笑萬世之禍也擇禍莫若輕是又不可以彼易此者也凡此數端有其一且不可以入世況枋寔兼之乎苟不盡反其本來一以時人之性情爲性情而徒欲以入城免禍是猶惡沸而增其薪也枋之所以決意長往排衆非而守其所獨是浚有見乎此耳不然以枋之不肖無足比數即屹立狂瀾未必爲士林增重即隨時頫仰亦未必爲吾黨貽羞要

何所爲固持而確不可移乎實亦輾轤於胸一刻千轉審已觀時萬不能不出於此所謂籌之熟而處之審也今循此以往倘邀天之庇苟幸無事得老死先人墳墓之側固所至願即不然因此而觸時忌加之以不可知亦且甘心受之灑然無憾矣老年伯提命之勤視同子姓道義之愛恩逾骨肉故敢剖肝瀝膽直陳左右惟哀而察之至幸至幸

與徐禎起書

不肖弟與兄既屬世誼又忝總角之交兼之氣類自負不羞知己遘亂之後形跡雖疎神往自無間也數蒙手書見存獎譽過當愧荷愧荷方期尺牘相聞遠

其積愫不謂忽遘荒隴盜樹之變為人子者土室自錮不能出為螳臂之奮以死為歸其為不類極矣昔李克行喪廬墓手刃盜墓樹者千古以為美談始以為史策之遺錄今觀之而後知其列于獨行孝友之傳為無忝也慚痛之餘自謂世講通門必以枋之不類而棄之絶之不謂吾兄以迥出千古之誼毅然為之首倡聲罪致討義聲從此大振昨者豪猾俯首詎謂非子房一擊之力也耶不特此也將來先人四尺之封猶得蓬顆蔽冢亦孰非義聲之所貽耶感且不朽矣因思昔賢之門或以蹈時禁捍世綱至有變名他師變易衣冠以自別非黨者此固人類所不齒其

最高義者景毅自表爲黨不以漏籍而茍免然毅固李膺之門徒也而已千古矣其有生未及北面而乃於死後禍患之際毅然以門墻自任而不難攖時豪之鋒者不更加於古人一等哉不肖弟既感且痛中心服膺又可以書須耶吾兄既有此逈出千古之誼不肖亦當破不入城之例一叩徐子之廬於分始安而病未能如何如何臨楮嗁戢不知所云

答房師姜弱蓀先生書 名荃林

自癸未秋伏謁函丈之後驟更大變死生契濶于今十年矣甲申冬曾一奉手敎門生杤隨具奏記愧未能少效涓埃方謂竭誠有日不意南中之變又復隨

至天崩地坼不我後先國恤家冤萃於小子可勝痛哉乙酉閏夏先君子遂從容殉節畢命止水而枋志操懦劣不能從親以死毀體苟活有忝所生平居自念如卞壺之清溪栅表粲之石頭城俱父子蹈義日月爭光枋乎何獨愧古人乎故八九年來遁水逃山不入城府堅臥土室閉門却掃交遊親串亦概謝絶其間屢遭意外幾叟九死兵燹之後外侮疊來致先人五畝之宅既不能守汙萊之田十減其七麤布不完饘粥不給室人徧謫稚子恒饑人事寡諧生趣都盡此之爲悲悲可知矣然尚强延視息者先人大事未襄老師大恩未報在三之誼爲責甚重存此微軀

庶幾報塞而吳山蠡水一一見爲難道路荆榛音問莫致故徒懷西風以好音望天南而隕涕耳何意使命儼然貺臨乎陳几拜稽開函誦讀喜極而泣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亟進使者恭問起居萬福聞此數年之中老師涉歷艱危備嘗險阻門生枋辱在一體方寸如灼既聞高風峻節百折不回無悶山林灌園自給此即西山之薇東陵之瓜無以過也枋又不勝服膺愧企踴躍瞻仰之至矣所竊自懈者十年守死不敢辱身以辱吾親以辱吾師兢兢日夕毋踰尺寸枋曾柬一前輩云枋縱不能學從親止水之江鎬獨不能學終身不西向之王裒乎止此區區可以仰對老

師知亦爲老師之所心許也辱諭向年拙刻此枋少作不堪覆瓿忽䰇齒及慚恧欲死患難之後枋竊有志向學遺書萬軸密爾自娛欲於古今得失之林有所論述以無負老師知人之明但未知此生能遂此微願否拙著一二種既以身隱焉文不敢付刻又乏傭書繕寫遂未及寄呈尊覽然就政自有日耳

與武部李霜回使君書 名令皙

十七年避世土室杜門守死饑寒垂絕甘而樂之而年來憂患坎坷艱難險阻無一日之寧今又爲弟姪宦逋之累非死則辱不知稅駕竊思所以十七年長往不返者正不欲自辱其身以辱先人耳一旦以他

人貽戚而交手蒲伏受事公庭其能堪乎遂決意棄家孑身遯跡漂泊湖外但此身雖出樊籠而一家八口盡在危地危急存亾此其時也茲託舍親王生先叩函丈不肖擬覓便風直造龍津卜隱茗雪之間埋名避世便當與吳門絕正如夏馥之入林慮變其姓名梁鴻之棲會稽自呼期耀愚雖不敏有志於斯未知執事能以伯通之廡假我否必絕遠城市可以棲託數椽足矣倘邀大惠遂其隱志則自執事一人而外不欲更使人間知此子之落誰處也不肖所望爲先人之王成者惟執事一人今將以茗雪爲桃源以執事爲王成何如何如

與闔族書

先人創立義田均潤同宗二十餘年於茲矣枋雖不肖仰遵先志守而勿失亦十七年如一日也十七年來食租則闔族成丁出納則歷年主者顆粒毫釐與枋無預但上以繼志爲心次以贍族爲念豈計一身之利害哉國變之後親友關切有遠識者逆知將來由必爲累勸枋早爲之所寔非一人而枋堅執以先人遺澤豈敢輕毀苟同宗食德而於枋無大害則支吾補葺以身當之而義澤藉以垂久苟閱幾十年遂可無廢此初心也詎意年來錢糧干係如許重大豪釐誤則身受戮辱家以破碎甚者辱及妻孥如某

家某家可見矣彼自任輸納者且然今義田既爲公器又復任非其人緩急完欠略無主裁設有意外誰任其咎而均田在即則里役雜來庸調䟽叜誰尸其事展轉思之不寒而慄俱非世外隱居之人所宜以身爲嘗試者也若使有利則闔族均霑有害則獨歸之先人之孤避世之人此固理之所不出且亦闔族尊長所斷斷不忍以相貽者也九月中即致書任事之人及于木大兄託其轉商之闔族一則逐分剖田一則售田分價意謂即有成說而今事在至迫非可緩圖而田非迅貨售價之說自不能行惟有分田爲大公至正耳田分則即有賦役之煩亦自衆擎易舉

且人自為守則輸核必嚴錢糧出納斷無罣誤在闔族仍享義田應得之利而在枋則無户役非常之害寧不一舉兩得仁至義盡不待再計而决者哉闔族成丁給米者不止百人其田不便如此瓜分惟當分房合剖其單丁則附分本身親房之内各房就所分之田共為料理昔八家同井尚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况今皆分形同氣之人哉此亦仁至義盡不待再計而决者也既分之後隨即收户鎔去先人户名以免意外之慮則先人幸甚先人之孤幸甚不肖枋不勝激切之至耑候報音即便將田均配肥瘠訂期闔族到山公同拈鬮分析不肖枋不勝翹企之至主臣主

臣

與楊明遠書 名焴

兩年踪跡疏濶幾同參辰然每當形影一室寂寞蕭涼之時未嘗不念我楊子也前辱以大文見示意者亦以此子於此頗有所見而尚不我遺棄乎意甚感故爲縱論之夫作文貴有筋節筋節者段落也于文則爲段落于人則爲骨格夫人之骨有長者有短者有巨者有細者有横者有竪者有圜者有鋭者有合用者有獨用者有接續以爲用者體類不同各適其欵然後貫之以筋脉而運之以氣血則爲人矣文猶是也其段落者骨格也其意與氣者筋脉也而詞藻

則血肉也故段落既定而少意氣以貫之則脉不屬有段落意氣而少詞藻則色不榮今且置意氣詞藻不論先論段落苟逐事爲叙逐段衍說一事數語靡有重輕如人之髖髀而與指節同其長短頭顱而與跋掌同其瑣碎豈能成人哉子瞻云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纍之畫竹猶不可況於作文乎故文有疊聚法有鋪張法或一言而包舉數事或數語而該括生平此疊聚也或一事之微一日之近而連篇累牘以言之又重複言之又流連而嗟歎之此鋪張也惟能疊聚然後能鋪張能鋪張然後能疊聚二者固相須爲用也所謂疊聚者非率略也貴簡而明核而不窘所

謂鋪張者非敷衍也貴關係貴精采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惟恐其文之竟也斯得之矣其一言包舉數語該括者猶指節也猶跋掌也其一日一事而連篇累牘者猶髖髀也猶頭顱也能大能小能長能短能大者小之能小者大之能長者短之能短者長之斯善作文者矣此所謂筋節也試看馬班諸篇無不然也夫段落得而後意氣行意氣行而後精采出三者亦相須為用莫分先後無有主賓者也如逐事為敘逐段衍說一事數語靡有重輕則段落不分而意不立意不立則氣不行氣不行而精采索然矣所謂精采者乃精神丰采也非詞藻之謂也詞藻止可

以點綴裝飾而不可以爲實用故史漢中多用詞藻語然皆在閒事瑣事借以爲一篇之助若其大綱領大關鍵處則必用淡用眞惟淡故有味惟眞故能動人若于所謂大綱領大關鍵處而亦以詞藻出之則去之遠矣生氣索然矣況所謂詞藻者又未必詞藻乎如史記屈原賈生荆軻貫高李廣諸傳漢書李陵蘇武龔勝諸傳其于死生頓仆降囚憂辱忼慨激發處不過常語數四流連抑揚宛轉重複而哭者爲哭笑者爲笑矣夫文之爲人作傳紀猶畫之爲人傳神寫炤也冠裳衣履樹石器物非不朱紫雜陳粉黛竝用而至於點睛則惟墨而已所謂冠裳衣履裝飾也

所謂樹石器物點綴也若點睛則一身之生氣在焉此大綱領大關鍵也苟于文之綱領關鍵處而用詞藻是以朱紫粉黛爲人點睛也其可乎吾更有一喻如名家之宴客珍極水陸不厭濃肥然所以合賓主之歡而節清言之緒者則惟酒與茗而已珍極水陸者以悅口也以目食也故可用其裝飾點綴也而酒與茗所謂綱領關鍵也故惟瀹之以水而不可以膩鼎腥甌薦也苟謂濃肥之悅口而以肉羹烹顧渚飣餖溷清聖則人能不唾之而走乎夫人既有骨格而一身大肉俱在間處如手足則去肉什九至耳目之用則全無肉矣苟以大肉而積於手足耳目之處則

骨雖存而能不臃腫痿痺矓瞶而騃塞哉故爲文段落既得之後猶當審詞藻之宜也夫人之無事者難爲文而人之事蹟多者亦難爲文故於無事者貴有識力而于事蹟多者貴有裁制何也夫人即無事然一生而豈無數事抉摘其微使有關係所謂能短者長之能小者大之也夫人即事蹟甚多然一生而豈能事事皆大綱領故必裁簡其要使有定論所謂能長者短之能大者小之也苟逐事爲叙逐段衍說則無事之人可數言而畢而事蹟多者乃盈筴不止也有是理乎即如管子一匡九合尊周攘夷其事蹟不勝書矣而太史公傳之無多語陳孟公似一酒徒耳

而班固傳之娓娓一千幾百言此可見矣雖然此不可以躐取也學至而得之矣弟固不能文然于作文之道頗有所窺見至紀傳之體尤識一二以于此中久也誠以馬班諸篇一尋繹之必以余言爲然恃愛妄言幸勿怪

又

今人爲人家秉中作傳無非掇拾行狀中語櫽括成文即天下所推之文章大家皆然未有自出一奇自成一文者也兄試揀世間名家之㚚録或家譜閲之即知之矣弟今爲尊翁先生作傳則獨出手眼另開生面絶無一言一事與尊狀中相同者而又本來面

目具在恕先在焉呼之或出也前於萬峰遇侯硯德硯德最精於史漢弟與之論史學云人而操筆爲人作傳不特其人之鑪冶直是其人之造物硯德曰何謂也弟曰若爲其人之鑪冶則其人不過任我之陶鑄今爲人作傳則其人直惟我之生成矣安得非造物耶硯德曰作傳爲其人之造物極妙語第須具無上識力抉摘其人之生平去取重輕無毫釐寃枉爲得耳弟曰豈有造物而枉人者哉君獨不記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耶惟不枉所以稱造物也硯德再四稱善遂劇談至夜半而寢即如爲尊翁先生作傳若但推其詩畫而沒其一生眞意即云詩即李杜畫即董

臣而枉甚矣何也其生平不在此也且亦易盡而無餘蘊矣故弟於詩畫略之而抉摘其一二事以爲傳實以此一二事便可概生平也其文頗亦淋漓痛快無愧史漢家法或有嫌其偏重一二事而于尊翁生平交遊及所登臨之處不免太略者愚意殊不謂然若逐事爲叙隨時詮次是日記年譜矣所遊必及所交必載是輿地圖點鬼簿矣豈得言史筆言作傳哉只如陳遵傳反覆千餘言止言其遊俠好飲酒而於其立功封侯皆略之楊王孫傳一篇止言裸葬一事而于其家累千金善黄老學皆略之何也惟此足以概之也觀此則足以知弟文矣雖然此惟史漢爲然

若後世諸史則亦幾同或者之論矣爲尊公先生作傳畢甚快故不覺復及之

與葛瑞五書

幾年以來入山過從此晤最樂無風雨以怄之無疾困以嬲之無惡賓俗客之闌入無塵緣外累之嬰心一樂也板屋繩牀可以棲息閑窓名花可以坐對池亭巖壑懸之杖端怪石幽泉不勞屐齒一樂也穪筍正佳有同玉版新茶適口何須雷莢而瓶中之粟未罄牀頭之酒可醉一樂也開懷任意知無不言而操心既危冥與道契時時得兄首肯若以爲可與入道者此又弟之所最樂者也吾兄徘徊仙掌峰下則有

把酒邀明月之思又聞有于竺塢精舍瞑坐七日之
願及臨別則有再過相存之約三者俱不可負十二
日有畫集賓從頗多願吾兄於十三日來正當月色
極佳時今年天氣少雨新夏寒煥適宜可坐巖石之
側傾尊劇飲以醉爲期酒渴則汲澗泉瀹新茗啜之
而山中老友有能吹洞簫彈鳴琴者倩其一弄與松
風澗水互爲響答吾與兄則賡采芝之歌和幽蘭之
操攬景會心遺脫生死當使千古而下仰我此遊豈
特與竹林西園爭勝哉追逸嘯於蘇門飲霞觴於瑤
池無以異矣六時之中兄須幾時瞑坐弟則更不以
談擾兄或吾自歸草廬及兄坐起而欲飲欲遊則又

未嘗一刻不與兄連袂披襟也如是以爲遊不與獨居寓齋有間乎如是以邀兄而兄能無來乎嗟乎多生結習以朋友爲性命世亂以後如須遠人爲吾至友每一相過則孟公之投轄彥國之閉關無所不至酒盡粟罄典衣繼之直至醉而病病而不能興然後散去而輒復作數日惡今年齒日加憂患日滚遇事日淡自以爲能忘於情而于吾葛子之聚散則猶不能不作惡也嗟乎人生一世間良朋亦何可多得此凡人皆然况又避世獨處之人耶嗟乎如須死矣遠人又不可復問而吾葛子復遠居下邑相去百里一歲中大都得兩過從耳每花月妍麗風雨淒其或一

室獨坐或臨風極目悄焉傷心低徊泣下人或怪問而不能言也事往自問而亦不自知其所以悲也承平之時交滿天下一旦喪亂僅四五人三數年間復漸汰去而止得如須遠人今日者茫茫天下知我者如葛子豈復有二哉而吾之所以惓惓望葛子之來則惓惓不忍令葛子之去情與昔同而意則有進矣吾亦願吾葛子之大𢡟其心恵然再來而旦有以進之也

與潘生次耕書

次耕足下自古文章名世立言不朽者多矣而驚才天縱横絶古今當成童之時擅國士之譽而卒能有

以自立其文辭不少槩見可指而數也於此見天之
生才實難非所謂千里比肩百世接踵者乎次耕足
下今年始十八耳而落筆千言汪洋自恣辭賦懸於
日月才調驚於風雨騷人詞伯見而斂手此不特今
人之所絕無即求之古人亦所僅有昔人謂文章風
氣關乎世運如足下之挺生以幾成立不將大振風
雅起衰扶敝足爲世道慶乎而僕則尚有惓惓之愚
欲進之於足下也昨四月十二日得讀足下登華山
詩問知足下年甚少便已驚絕心中時時有足下及
兒子持足下還山吟韓蘄王墓碑歌來再讀之則益
驚喜過當歎息絕倒而復不能不爲周詳憂念于足

下也嗟乎天之生才實難而耗才甚易物之尤者忌必集之故富極貴溢災禍橫生况天之忌才倍甚於富貴乎賈誼年十八誦詩屬文名振洛陽終軍年十八上書天子發策漢廷陸雲年十六爲芍藥賦辭義並美王勃年未冠射策高第獻頌闕下之數子者莫不抱不世之才鶩天縱之姿以遊於不朽之林則其所成就寧有量哉而夷攷其實率未有讐其才者獨賈誼辭賦之盛比于風騷治安之書聿稱王佐可謂裒然有成矣而乃以銳于制作紛叜無序以致卒絀于時識者猶不能不致憾于誼之不能用孝文非孝文之不能用誼繇茲以談生才既難成才尤難而處

才益叐難也有奇才者必有奇阨得之太奢失之亦太劇盈虛消息物理固然所以古來賢才奇傑之士大都死生契濶顛沛流離家道坎坷身嬰沉痾其所遭遇必極人世之所不能堪有不可一朝居者然而或成或廢所立迥殊則所以處其才者異也故才一也善處之則日月爭光不善處之則草木同腐湮沒不傳可勝悼哉可勝悼哉夫桃李之花非不穠麗也蒲栁之生非不欝怒也而風雨以零之霜雪以籍之而掃地盡矣無他彼固徇其華而未徇其實有其外而未有其內也若松柏之有心竹箭之有筠則不然矣所以賢才奇傑之士其所為死生契濶顛沛流離

家道坎坷身嬰沉痼者固天之所以阨之亦正天之所以成之也第為松柏竹箭則成為桃李蒲柳則廢耳雖然其所以為松柏竹箭者又豈異人任哉次耕足下僕固未深知足下然就一二所聞及往往見足下詩歌中所稱述則足下之遭遇亦良苦矣僕甚為足下痛之而又為足下幸也足下既抱不世出之奇才擅窮人益工之絕藝而天復以憂患坎坷玉汝于成則天之所以與足下者甚厚而足下其可輕用其才而輕視其所遭乎憂患以動其心窮愁以堅其骨而益靜其居處簡其出入嚴其師友收斂其才華克拓其器識藏其鋒以需大試養其氣以期大成則異

日所成就又豈古今一才人能盡足下哉足下才不患不奇名不患不聞而僕之所以惓惓不能已於足下者有其才而善成之成之而善處之也高密侯鄧禹光佐中興功流天壤元宰通侯年二十四則其才亦甚奇矣然未嘗以年之太少才之太奇而嬰造物之忌來人世之尤富貴壽考以功名終無他其所以處才者善也昔阮籍見張華鷦鷯之賦而識爲王佐之才王適讀陳子昂感遇之詩而知其爲海内文宗以今觀昔去人不遠以足下之才何難詣此然藏之不固則發之不長試之屢罷則千里一蹶故僕所願於足下者旂常鐘鼎之勤銘清廟明堂之雅頌成之

代之制作爲詞林之盛事立言不朽與德功齊豈徒齷齪鉛槧月露風雲而已哉語云千金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又云衝風之末曾不能飄鴻毛蓋謂大器之不可輕試而力殫者不可復振也是亦望足下之善處其才也舉世橫流知音者希次耕足下幸勉自愛

徐枋頓首頓首

與時次其書

風雨至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此誠碩交古人所少所以古人亦每稱歎而致慕焉若次其先生之于不肖則誠有之矣不肖弟迂鄙無似落落寡諧遂爲異已所嫉不戕之不止撫事悼心時爲摧絕

昔人謂歐陽永叔耳白過面名聞天下脣不貭齒時罹毀謗不肖弟不有其名而時有其毀此誠骨相所招又何尤耶然虞翻云死當以青蠅爲弔客得天下一人知已而可無恨今不肖雖爲怨嫉者所不容而乃得次其先生爲知已則所得不較多多耶不肖弟誠幸甚矣天池一雲僅隔一嶺過從頗便今既復他之恐晤對將疎惟此爲紆鬱耳如何如何瑞五將同言夏致一過訪次老能同來耍樂先此申謝餘面須不宣

答惠生而行書

兩日賤恙稍減然耳聾如故竊思千古聞人如左丘

之盲楊雄鄧艾之吃仲長子光之瘖習鑿齒之跛皆有之而未有以聾著者意造物者今將以僕厠其間耶笑笑杜少陵句耳從前月聾然要是丈人寓言亦未許闌入此社也絶倒絶倒僕年十四五即泛濫於諸子百家自漢至宋説家者流無不熟覽然仍無暇於此每兩三年一翻閱耳亂後將二十年亦僅得三四寓目昨承假我展卷如對古人兩日已盡閱遍矣所謂百川學海者此謬書也乃庸妄人目不識丁者射利而爲之大都剽割陶南村輟耕録而妄爲之標題耳而又剽割其至下者吁可歎也玆藉手璧上其唐人小説餘卷千乞盡數假我頋卒業焉僕當賴以

起病不啻讀陳琳之檄也切望切望



居易堂集卷之二

書

與葛瑞五書

弟徐枋頓首頓首致書瑞五道兄尊前弟自二十四歲而遭家國之變今忽已四十三歲矣靦顏偷生于喪亂憂患之中轉眼不覺遂二十年回首二十年中其所遭萬死而一生及自分以必死而不死及必不欲生而復倖生者不可以縷述也退之云譬如痛定之人回思當痛時未知若何以自處也而況今二十年矣而痛尚未定者乎噫爲可悲也蘇子卿陷身絶域十九年而歸漢所謂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千古而

下讀之猶爲隕涕今已二十年而日月尚悠嗟乎人生幾何何以堪此弟今年纔四十三耳而鬚髮半白齒牙揺落而筋骨關竅之間自知有滲入之病嗟乎憂能傷人其信然乎然以二十年倖生而自謂尚可與兄披襟解帶而無愧者非獨以杜門守死爲然也此二十年中所成書通鑑紀事類聚三百若干卷廿一史文彙若干卷讀史稗語二十餘卷讀史雜鈔六卷建元同文録一卷管見十一篇計成書亦且幾百卷矣然弟之無愧于兄者不在此也二十年讀書課文編輯之中益亦有得於身心之學焉聖賢每謂能自得師又謂無常師弟雖不敏然於土室面牆形影

相弔之時而往往自得師也於古於今所聞所見有一人一事之可敬可羨者輒以自驗吾能如是否也有一人一事之可羞可惡者亦輒以自驗吾能不如是否也有一人之砥行於一世而失節於臨時者輒以自驗吾能不如是否也有一人之脫略於形骸而矜慎於衾影者亦輒以自驗吾能如是否也偶見古者於極寬大中而忽引繩批根于一人一事輒以自問吾罹此何以自處也偶見今世於極慘覈中而忽疎節闊目於一人一事亦輒以自問吾遇此得毋苟免也如是者二十年於茲矣矻矻窮年孜孜不倦益吾心無二息之停也孟夫子所云孤孽之操心者與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魯論曰君子坦蕩蕩惟其終日乾乾夕惕若所以能坦蕩蕩也所以弟二十年來于平居時若履春氷之必陷也若蹈虎尾之必咥也及至世路搆稽天之波弋人布彌空之網而我坦然未嘗動吾心而嬰吾寧也何也自信我之必不預于是也必不預於是蓋以平時淡自處無以招之也苟平時淡自處無以招之而吾不幸而仍闌入其中此亦定命也此亦無悔于中者也又何以動吾心而嬰吾寧乎凡事之足以動吾心而嬰吾寧者皆前有以致之而後有以悔之者也苟前無所致後無所悔則斯人而斯疾吾又何與焉東漢黨錮之禍徧天

下名士無得免者而夏馥申屠蟠陳寔則獨免焉其免也不於其後而知之也於事而有以知其確然不染者不於世之遺其人而知之也於其人之自處有以知其確然不染者苟夏馥申屠蟠陳寔而仍不免吾知其所自處又必有以異于人矣此弟之素所蓄積也操此心二十年而于貴賤貧富之界則已劃然于中無所淆奪矣獨於生死之際恐尚未能持之確然而處之悠然者是所望於吾兄一言之起予也然所謂未能持之確然而處之悠然者非不知義死之足貴非不知倖生之可羞也恐明知其貴而不能貴之恐明知其羞而不能羞之也且恐知其貴而或促

之促之而反潰也知其羞而或激之激之而反餒也

弟嘗舉此說以講論於親知友朋之間或有爲之說

曰此向平所謂讀易損益卦而已知富不如貧貴不

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者乎曰非也此悖道之言也

若此言之信於人吾知其喪故吾而改素節者踵相

躡也趙元叔曰不飽煖于當今之豐年夫飽煖之愈

於飢寒人人而知之也惟以義較之有飽而其害勝

於饑者有暖而其害過於寒者故寧去飽暖而就饑

寒耳若曰錦繡之美不如粗布重裘之温不如露肘

芻豢之旨不如草根食前方丈之飯不如藜藿不糝

有是理哉苟一反而真知粗布之不如錦繡也露肘

之不如重裘也草根之不如芻豢也藜藿不糝之不如食前方丈也而有不盡去粗布露肘草根藜藿而錦繡重裘芻豢方丈之是趨也哉昔驪姬之適晉也蓬首而泣流涕被面及與君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之過也彼固不知嫁之為美也又何怪今貞女烈婦終身不字者有矣盛年自毀者有矣其性豈有異乎人哉彼固洞然乎男女大欲也居室大倫也而事固有重於此者故不得不忍而出于彼耳豈貿貿焉而謂琴瑟之調嬿婉之好顧不如窮獨伶仃枯槁而瀕死乎果貿貿焉以從之吾知其不崇朝而去之潰然若水之决而趨下而不可止也葢以窮獨零仃

枯槁瀕死之萬苦而難居而琴瑟嬿婉之多娱而易處也故君子之所以自處于貴賤貧富之交死生之際必精求而審處之惟其講之精而處之審故富之以萬鍾千駟而不顧貴之以三公之位而不易貧之以饑寒顛仆而不悔賤之以編氓一介而不移然後刀鋸湯火視之如歸不動聲色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唯明知富與貴之可欲而必不可處明知貧與賤之可惡而必不可去惟明知其可欲而不處則其不處也爲可久明知其可惡而不去則其不去也爲可恃不然鮮有克終者矣

故曰此言而信于人而喪故吾改素節者踵相躡也而人又謂殉節爲易守節爲難爲烈婦易爲節婦難而吾又謂其非也人有幸而致死者矣未有幸而終節者也故曰死節易也而不知不倖死則死節難矣人有不幸而改節者矣未有不幸而再生者也故曰守節難也而不知以守節致其死則守節爲易夫守節者守其所以死也因時致宜從容中道不後時而忍濡不先時而傷勇不得死所而不隨得死所而不去正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日出而起日晦而息也孟夫子曰繇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吾亦謂非吾之能死也乃死之爲吾所也此其所以爲難也史遷曰非

死之難處死爲難知言哉不然僕隸賤人尚能引決況天下之士乎吾之所謂難者吾之所謂未能持之確然而處之悠然者此也嗟乎二十年之所有得者如是二十年之所不能自得者如是惟吾兄有以教之弟枋再頓首頓首

答宮保張大司農書 名有譽

徐枋頓首頓首敬答書於宮保大司農閣下枋生也晚然竊論當代人物及古今得失之林閒嘗慨然以爲閣下固國朝三百年來名計相也以閣下德望之崇規摹之遠何難使國有文景之富俗有成康之隆也哉顧乃崩天遘禍宗社爲墟致竄身於香林白社

以老俯仰今昔能無泫然昔張蒼爲漢計相佐高祖
定天下功名克終封侯累世何其盛也以蒼之賢詎
能望閣下哉而人生遭逢不同有如此者又可慨矣
然伏念古人正復有如閣下之所處者李伯紀無救
于中原之陷家鉉翁不能挽臨安之亾意者天篤生
若人又以振兩間之正氣維萬古之綱常爲大且重
而非所論於一國一朝之存亾乎至于國破以後名
臣遺老其立節之嚴處身之當遠者吾不能知若大
江以南固未有如閣下者也閣下自託於和光以曲
全其峻節自逃于無所可用以泯其苦心所謂二
十年如一日者惟閣下一人耳今世亦須才矣亦嘗

搜羅于我朝之名臣遺老矣如某公某公者亦嘗改
故吾而從之矣枋嘗竊論之以爲今世之須才正如
以新造之家須健婦以立門户則其所求者將刺繡
之工乎詠雪之才乎抑有待於操管鑰之能擅籌算
之長者乎其所求在此而不在彼亦斷斷明矣乃所
謂刺繡之工咏雪之才無不致其招徠褰裳就之而
素負管鑰籌算之能有克家賢助之稱者獨能自託
於清淨蔬素若一無所可用使求才者獨不我及以
終其身於老寡婦噫不亦難乎閤下固國朝三百年
來之名計相也顧獨能泊然二十年以自老於香林
白社其苦心峻節又何以異此嗟乎以閤下而自老

於香林白社此枋始不能不致惋於閣下之遭逢而今則又不能不致歎于閣下之苦心峻節也枋獲侍履杖望顏色者十有七年於玆矣十有七年中之所以觀于閣下者如此故敢因賜書而一及之至於鄙文固謬未能一言之幾乎道過蒙奬飾復何敢當冬間擬輯二十年來拙著之略有當者爲一集未知得遂否承委大音先生遺卷謹題壁上惟有以教之淺秋寒燠不時伏惟道履自玉不宣

答靈巖老和尚書

底事亦熟聞之以不足罣我胸臆故不復置之齒牙浮雲太虛不特不足累亦正復不必知也所以尊教

所云助喜則未必而懊恨則絕無之然愚意以遭之而喜則反似胸中猶有物在不如竟不知之為愈耳未知和尚以為何如像法末流鬬諍堅固風波噂沓在所而然所賴大人者兼容幷包如水入滄溟金投太冶遇之則化歸之則融天下無復事矣不然其間詎能以寸哉是吾今日之所以益心折於吾師也

與堯峰月涵和尚書 名南潛雲巖嗣

杞人之天既墜然豈無斷鰲足而柱之煉五色石而補之者鄙意百凡宜以靜鎮之即此天而終墜矣尤宜以靜鎮之何也動固無益也況人定自能勝天乎近者頗聞山頭不無紛紜我心悵然及雙老札來云

一衆星散我心益悵然及聞吾道兄獨襆被書卷振策登山不覺以手加額曰頼有此耳宋紹興中金亮南侵兵焚釆石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獨張魏公以一小舟徑進一軍見之以爲從天而降遂以退敵今以合衆下山之時而吾道兄奮然獨往何以異此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今日若無道兄一人不幾疑此語爲欺我耶亦不幾令天下後世謂法門爲無人耶心折之至不覺開懷饒舌惟心亮之近來聞見頗多不愜鄙望處獨賴吾道兄一二人爲狂瀾一砥耳并望敬致老和尚爲萬世觀瞻不佞弟不勝手額望之

與天善開士書

世外之人擁膝瞌睡忽然風吹一信幾於天墜海翻爲之陡然而醒亦陡然而病也旬日以來繫念兩山寸心如灼既而念之人生力量全在死生憂患時用必須於極震動中鎮定極怱亂中整暇始驗平時學問得力處耳譬如阿家翁平時節衣損食持籌握算積之既厚即遇水火盜賊非常緩急寧爲所困哉法門今日固是非常之變兩山堂頭自是非常之人當自處之裕如即吾法兄學問有素自無須凡夫爲不量力之涓埃也以相念之極不覺饒舌及此一哂置之

答惲孫菴書 名日初字仲升毘陵人

退之生平倔强高自標置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及讀其答殷侍郎書抑何下也至云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于人嗟乎非侍郎之所論述有以浚服退之之心及退之之勇于求道絶不自欺其能如是乎雖然侍郎所論述訓詁之書也而退之推尊若是苟進其訓詁者而昌明聖學克紹宗傳則所以推尊之者又當何如乎此所以兩月以來不肖時時服膺我孫菴先生而不能去諸懷也不肖前伏讀先生論性書漸涵反覆幾於寢食其中枋雖於大道蒙無所進然正如撥雲霧

而見日星縱不知天官律歷之學亦無不欣覩者及昨復讀山陰劉先生行狀則更歡喜踴躍咨嗟讚歎而實以為當世之大文也不肖枋乃居士室孤陋寡聞而獨於史學微有所見每歎休文腴而不核延壽雋而無緒遷固風規于兹虧損至後世之史史法全亾故叙致劇詳而面目不出即如李伯紀一傳至一萬五千言而其全宗社於一言係存亾於一身精采殊未嘗也朱考亭一傳亦八千餘言而至其晰微言紹聖統精微殊未闡也嗟乎亦可見傳一鉅人成一鉅篇之匪易矣而況劉先生狀寔兼伯紀紫陽之傳合而成一文者耶其難更可知矣而今讀尊著則如

聞其言如見其行事非有以扶摘心傳大開生面寧詎臻此乎吾以爲子瞻之狀溫公實未能爾也歎服歎服至性命之學枋雖不敏竊不敢自棄則叜願先生有以卒教之

答友人書

僕作畫三十年而賣畫未及數載始者實以避世之人不應復以姓名筆墨流落人間而比年以來物力日艱人情日索當世之一銖一縷既爲不飲之泉而同志故人可以通有無相緩急者又皆自給不暇又見古人立身常有持之過峻而事窮勢極反致盡失其素者故不得已而賣畫聊以自食其力而不染于

世耳然非我求蒙迫而後應且賣者不問其人買者不謀其面若百年採箬桃椎織屨置之道頭需者隨其所值亦置道頭而去仍不與世相接而與物交關也而僕以爲竟類致義之盡究非埋名避世之所宜私心自期俟前歲營葬買山二事積逋既完仍當課童豎勤畊作捆屨織席爲圃灌園以自資而竟謝筆硯此吾心也今不知我者至因僕之賣畫而屢屢强其所不欲或欲書字或須面請爾爾則輸重價不爾則未能如值僕笑謝之曰若欲求富當不爲此故爲署門曰避世之人杜門却掃近資筆墨聊以全生非以洮世逢蒿弗翦猿鶴無驚幸孰甚焉葢有所謂也

然此自以諭不知我者耳若足下久要雅誼自託心知何亦涉于一二俗人之態而强我以所不欲耶僕之所不欲者任王生持吾畫冊逢人便售耳豈有他哉若謂山中書硯之物猶足償僕畫價隱囊麈尾王謝家風動皆珍貴僕雖愚猶自能知之一笑一笑

與朱致一書 名用純 附答書

五年濶別三年訂期然後得一晤言一晤言而後喜可知也然別則五年聚僅五日彼此所歷之千頭萬緒欲吐之千言萬語俱不及一二兩人如望氣者俱各領之雖云心領然究以未能大暢彼此之胸懷至今爲之耿悒又承吾兄首肯於弟若於五年前有所

進者弟自譬正如草根花朶其長易見其姸易知然
究無根蒂遇風則折遇雨則零矣至如吾兄學道有
素已如棟梁喬木驟而挹之未見其加于前也而光
輝篤實處自是日異而月不同何况五年耶弟有心
學問而苦無師傅就吾一二心折之友又未能日聚
一堂切磋勘驗窮年累歲弔影面牆靜中固未敢一
刻放吾心而無如未得把柄故乍開乍塞旋悔旋復
一日之中輪迴升降不知其幾且結習既深塵根難
泯故既知之而復入之既悔之而復犯之嗟乎阿難
所云安得有如來惠我三昧耶言念及此不但通身
汗下當亦自爲拊心而悼也如何如何至於弟於五

日之間細窺吾兄精神收斂工夫縝密全於起居語默飲食動靜時體認幾至一毫不漏弟實爲心折此實近來學道者所絶無也近來學道之人或竟以道自任然夷考其實大有敗闕處不特燕居獨處時時露布即稠人廣衆中亦或自不能檢點已爲明眼所炤破者不少故弟心折于兄以爲此寔當今學道者所絶無也但願吾兄以此縝密工夫直下鉗錘於弟使弟知所依歸知所循繹則是吾兄之大有造於我也弟之所祝禱于吾兄者唯此耳倘吾兄果以此子爲可教不吝時一過從使弟得信所懷來則感佩當何如耶諄切諄切

古人三日不見輒擬刮目相待何況五年弟自問行無所益學無所得冒昧而前慚對良友若吾兄則德高而懷益退學大而心益小足見吾兄省治之功精矣密矣其爲進境弘矣多矣接見九月朔日書猶懃懃懇懇自視愈欿然不足而謬以弟爲少有所知委懷下問者無乃拾秋陽之曜而資螢爝之末光忘洪河之流而混涓勺之微潤耶然弟安敢仰負虛懷不一竭其固陋以報尊旨今人有以程子主敬之學爲執著而不圓通者又有以爲未足盡聖人之學者弟獨以爲敬即天行之健天一息不健則四時不行一端不健則萬物不生易於乾言健不言敬於坤言順即言敬聖人法天之健故六經四子皆言敬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能事畢矣堯之允執厥中敬也舜禹加之以惟精惟一而敬尤著不敬則襍何緣精不敬則輟何緣一自是以後歷聖羣賢未有外敬以爲學至於文王而詩書所以言其敬者尤爲曲盡使非文王實有以積中而著外安能稱道精微若是故曰文王我師也但敬有自然者有强勉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自然之敬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强勉之敬也吾輩能于一念之發一物之應實下强勉之功自然漸進有得以吾兄之二十年大節苦行敬身之道當今之世孰逾吾兄而手教猶云結習既深根塵難泯既知之復蹈之既悔之復犯之此吾兄之所以既弘且毅必求至于聖人之域而吾黨之所以仰望而莫可幾及也然所云既知復路既悔復犯必有實見其然而非貌爲是說者此無他主敬未密耳視聽言動或從內出或從外來未有不聽命於心者聽命于心而以吾之神明才力可否行止其間未有

可行而不行可止而不止止其所不可止行其所不可行者也但此際幾微之辨最宜體勘可否或出於太虛或出於偏著此人心道心之殊誠僞之判而王霸之所由分也要之吾心若能時時警覺則虛與偏著亦自有不容掩昧者故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即或事大理微學有未及則參之前言往行質之友朋議論亦所以盡敬也雖事理極明且易苟乎昔此心放倒臨時安得卓然不亂故君子有全體之敬有隨事之敬隨事之敬即是全體之敬但於動而爲用更加之意耳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諧謔雖無損于大節要非君子之所宜爲何者德盛不狎侮也書所云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猶是爲治天下須得人心人力者言之若學者之事則身心之間何處可容狎侮身狎侮而其職不修心狎侮而其體不立所謂德盛不狎侮者正以狎侮之非有害于人而有虧于吾德也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孑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與人接物而不失其敬正是持己而不失其敬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弟嘗謂若視他人一分可忽慢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此語諒不悖聖賢修己之旨蓋聖賢實見人之于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我忽也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可忽乎哉夫又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忽人者也此允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忽人亦有二故一則以自矜而忽之一則以非人而忽之吾兄檢身若弗及寧復自矜然吾而智則易見人之愚吾而賢則易

見人之不肖吾兄負絶世之識抗曠古之操凡至乎前者智且失其爲智賢且失其爲賢而况乎愚不肖在彼猶自灼見分量無可逍藏而况吾兄之超然玄覽于其上然而以高臨下君子所戒所以見人之非亦繇于不能自忘于善但比傲然自得者爲有間耳二者皆學道之障害此須直下斬截如操銛鋒利鍔叓不可犯乃見學力竊覩吾兄之意又欲先得乎道以爲之主而後可以言學此猶狃於參禪學佛者之見若聖賢之道則不離乎事事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在即事事物物而學在茍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道與事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地位若先以簡易存心便入異端去惟於事物而見其簡易故雖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而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而求其簡易則苟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紛錯此弟所以謂禪學與聖學絶不相同而吾兄亦既驗之而有見者矣若謂學無把柄但深探六經四子之書而把柄在焉吾兄之所以憂無把柄者亦坐既知復蹈旋悔旋犯故耳則弟所謂聖賢之學無過一敬者正乃把柄之所在也以敬而學學安得不博以敬而問問安得不審以敬而思思安得不愼以敬而辨辨安得不明以敬而行行安得不篤以敬而與人接物與人接物安得不盡其道敬猶長隄巨防防之密也涓水不漏敬之至也毫髮無尤故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盡在於是程子謂敬乃徹上徹下之道者正以此也然此亦就弟鄙見云然未知當否伏望條其得失而明以教我若弟於力行則猶未有得觸處遇礙怨艾蘗生嘗自

歎念同志者寡輔仁無徒非吾昭法其誰與歸此番入山見吾兄勇猛精進壯志無前不勝慶幸願吾兄惕之勉之又堅持之即以所自惕勉者偈我於前又以所自堅持者翼我於後幸後之日相與有成庶上以仰承先志下以不虛此生亦不負吾兩人生而同時同地同志同道無鹵莽滅裂半塗自廢而爲異端曲學所笑以後音問往來務各言其所得交勉其所不逮亦無爲徒相贊許近于標榜者之所爲禱祝禱祝

懇切懇切

答退翁老和尚書

昨承法諭謂枋處人子之難得盡人子之道可以爲千古人子之法奬譽過分夫豈敢當惶悚惶悚復示周儀部玉見先生談笑辭世而和尚謂故臣遺老當此之時談笑而逝似不相宜韙哉言乎此千古所未發實千古所未曾見及也天地之內不可無此語然愚以爲死生之際人所難言根器不齊識趣各異要

未可一律而論當審其人生平所自持以觀其臨命一息之表見苟其人而眞忠臣眞孝子眞聖賢佛祖則臨命之頃啼笑俱優如其不然笑固不可期哭亦未爲得也如曹瞞分香賣屨千古笑罵其鄙褻復爲後人勘破此正阿瞞以欺天下後世謂其無心於漢祚耳此言一出其惡愈甚嗟乎於此可見苟生平如瞞則當其死時悲喜語默無一而可矣周儀部天眞粹白瑜不掩瑕忠孝皆本自然胸中絕無一物非末世矜持名跡以行仁義者比寔未知其易簀時果復何如若誠如尊諭意者以二十五年倖生爲憾而今而後始得灑然從吾君於地下遂听然而笑乎抑或

以二十五年之久而猶能不失其身猶得見吾故君而無愧因含笑入地也且至性之士哀樂過人嘗有笑而悲恨甚于哭泣者古人往往見之要未可一律而論也故愚意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當就其人生平而論之耳未知和尚以爲何如至文章一道不朽盛事亦未易言而大要可指有無定之法有不易之體惟其無定故千變萬化而不窮惟其不易故觸緒縱心而必歸控馭如鉅冶然金鐵既鎔惟意所命儵忽傾寫鍾鼎斯成而鼎不訛鍾鍾不濫鼎無定之法不易之體具在是矣而近世不察多失其宗言法者病之於泥不言法者病之於疎而文章之道幾爲不開

之茅徑矣承示古無定體非無定體也風氣有殊也譬如古者茅茨土階而今者金門玉堂奢儉美惡亦已懸絕矣而上棟下宇其體豈變哉又示詩宗漢魏漢魏以前無漢魏其宗六朝三唐亦然愚意惟其無前所以為宗也譬如佛法拈華之前豈必復有拈華少室之前何嘗復有少室但今之人惟知求漢魏而不知求其所以為漢魏但知求六朝三唐而不知求其所以為六朝三唐是病在不知其所以宗而非宗之過也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又云惟古于辭必已出吾亦謂茍造其極何必古人真能叙事便是馬班真能修辭便是檀左真能訓辭深厚便是典謨真能

詠歌盛德便是雅頌亦何法之可循而不知真能敘事必合馬班真能修辭必合檀左真能訓辭深厚詠歌盛德必合典謨雅頌何也是實有不易之體古人已立其極而吾不能出其範圍也杜少陵句有云未及前賢遞相祖述不有其體復何祖述哉然是求之學與道而非求之文章之法與體也深造於學自得其道則有無體之體無法之法不假繩墨自中規矩不循陳筴自合古人游刃運斤無所不可矣復承以禪論文如曹山不借臨濟無依雲門關機惟能不借斯成至文誠至論矣愚則更謂真能不借則盡借而無害真能無依則重依而無累真能關機則循門守

轍而自成機軸矣故惟太史公可以盡借國策世本惟蘭臺可以盡借史記盡借國策世本而不貶其爲史記盡借史記而無累其爲漢書葢惟能盡借而無害方成其爲眞不借也未知和尚以爲何如忽承垂教發此狂言汗漫支離埭罪埭罪

與堯峯月涵和尚書

豐山有石鐘霜既降則鳴葢有其具得其地遇其時則不能已於聲也他山之石雖和霜而不能鳴豐之鐘非霜降而亦不能鳴何者三者不能相并也維人尤然此阮嗣宗所以有廣武之歎而桓宣武所以有平乘之悲也今以吾道兄著作非常之才臨三楚遝

弔之地而當今俯仰流連之時而登山臨水而遇物寫懷有不著書克棟者吾不信也雖或今者現身法王息心道要舉今古塊壘文章結習一掃而空之然愚以爲真意所寄正自不妨一存本色不然讀哀郢之篇歌弔屈之賦攬衡湘雲夢之奇擷幽蘭搴芳杜吾道兄其何以爲情乎老和尚行後不特弟一人無所歸依舉三吳同人如赤子之離慈母故亟望老和尚速鼓慈棹即賦歸來也惟吾兄力勸駕焉自春而夏而秋計道履勝善珍重不宣

與寶安去息和尚書 名居濵靈巖嗣爲余族兄

兩年不侍慈顏不得音問中心惄如有懷莫寫惟時

從梁溪友人口中問訊道履平安耳前知吾兄已謝院事退居一淨室中此時遠避塵俗稀簡應酬洵爲得宜雖曰道人具菩薩心以救世爲亟然時節因緣固有以不救世爲救世者此中尤須簡別弟嘗云聖賢窮則獨善其身然獨善而默持百世之風教則其兼善愈大而非末世以身殉物者可藉口達節矣

與葛瑞五書

昔人云借書一癡借人書一癡索書一癡以吾觀之天下事寧獨以此爲癡哉凡嗜之膠於心而物不能解者皆癡也當其專心致志舉吾之身無非是者故饑寒不能慘吾體憂患不能動吾心舉天下之美好

不足以易吾欲而其所成亦遂以名天下而不腐於後世昔人有嗜奕者每旦甫𨵗睫仰而視其帷之頂則有枰焉於是指點目瞬首肯而口囁嚅者皆殺活爭刧之勢也嘗與友賭棋不勝心不服僂行而密算之遂觸危石而仆碎首而須焉夜半人救之始甦苟無救亦竟以死矣噫何其癡也而其奕亦遂以無敵于天下故如鍾繇學書嘔血破塚米顛乞帖發狂投水非癡之極則亦不能精之至也不獨此也湯武之放弒劉項之所爭奪以巢許之高及老莊之齊得喪同視之寧不爲癡哉而究之巢許之硜硜必洗其耳老莊之矻矻著書以必申其說亦未爲不癡也以吾

觀之古今之人不癡者何限而足以名天下而不腐於後世者必癡者也惟其癡愈甚則其詣愈極而其傳愈遠嗟乎當今天下非吾與兄其誰能癡哉昔蔡邕一見王粲盡以書籍與之此亦癡也沈約賞王筠之文劉顯推孔奐之博識出藏書相付此亦癡也劉孝標好學聞人有異書必往祈借此亦癡也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鈔寫此亦癡也何也人之有才與我何預而畀之藏書一人心目之力寧能盡天下之書而祈借鈔寫哉然今唯兄能爲邕與約與顯而吾獨能爲孝標與峻故吾願吾二人者循環於三癡之中而已

與靈巖曇應和尚書 名文杲退翁老人嗣

風波之世鬬諍之交誓不欲以此身一涉其間故今不特欲口絶譏評亦并欲口無讃歎恐一有讃歎則又爲不讃歎者生嗔耳如何如何此語并可一呈老人使一開笑口且以見不肖之所存也如何如何

與王雙白書

張默全先生藥囊擅和扁之術蓮社推宗雷之賢名滿三吳者三十年矣此固吾三吳薦紳先生所稔聞也而其內行純備孝友大節不愧古人實人所未盡知者近復讓數千金之產如棄敝屣去戶屨常滿之業如脫塵垢盡以與其弟而子身入山隱跡僧舍不

攜一童暨不應一世緣一室蕭然閉户獨坐令人可望而不可即此其高風不尤古人所少哉不肖弟爲乞同志數人爲詠入山詩以贈之意必求當世鉅公而且志在山林者如高彙旃學憲馬爾釆國博得推分贈言然後足垂不朽矣枋二十年土室薇蕨不繼且一家善病黙老以參苓珍藥起之而且載酒問奇絶甘分少有古人之風吾心竊感之亦心竊高之此固左右之所目見而讚歎無已者也枋鄙瑣無似然素性硜硜不敢妄爲許與居常竊論交情自交情人品自人品不可以愛憎德怨絲豪夾雜若黙老盛德實愧未盡形容非敢阿私所好也若彼虛憍浮慕盜

譽標名者吾去之惟恐不速又敢從而妄訣之哉

與王生書

僕自滄桑以來二十餘年絕不刻一詩一文所以者何避世之人淡不欲此姓名復播人間也則僕之傭書賣畫豈得已哉僕之傭書賣畫實即古人之捆屨織席聊以苟全非敢以此稍通世路之一綫也而足下每每强僕以書字毋乃與僕之初心大剌謬乎况僕之不書字亦正以苟全也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豈易一二爲足下道哉乃僕辭之甚苦而足下猶必絮言其人若何品行若何家世不妨爲書字噫何足下之難曉如是乎豈僕之有所揀擇簡傲而云然乎噫

亦謬甚矣僕嘗謂索僕書畫而必强僕以書字亦猶于茹素之人而必强進以魚肉既已謬矣及其堅辭而猶盛言魚肉之可食不更大謬乎承委種種并厚幣一一完璧鄙人硜硜苟非吾意雖千金所不欲也以足下之難曉也故特以書報

與朱致一書 附答書

表弟徐枋頓首奉書於致一大表兄尊前不肖弟自十六歲執經先師朝夕受教於先師者五年師嚴道尊耳提面命其切我以義而薰我以德實有古人之所少者實有稱說之所不能及者即今不肖弟稍知所自立又孰非五年中正其始之所造就乎弟故自

成童以迄白首服師之訓而佩師之德如一日也乙酉之變先公畢節於前先師殉難於後繼彭咸而遊汨羅又復一揆不肖弟痛之異之每一念至痛絶心肝必期有以寫吾心者時即矢意爲先師作一傳欲俟於文事稍有闕見然後爲之及執簡而受役於同人亦有年所豈反遺我初心哉第甫叙疇曩百端交集伸紙欲書而悲來輟翰者不知其幾矣今以衰病浸尋不欲要稽奮腕操觚努力從事爲參詳節概裁酌巨細勤成一篇繕寫淨本專函呈上雖心似踐而精已銷亾無有健筆雄辭可以耀日星之輝而炳川嶽之靈者則又終無以極吾心之所存也如何如何

惶悚惶悚謹東向再拜枋手白

表弟用純頓首頓首謹復俟齋老表兄尊前伏蒙高誼爲先人撰傳見示兼拜手教勤懇備至恭讀迴環感而繼泣泣而且愧嘗論弟子受業於其師得以行成德立者雖曰淵源有自陶鑄有資亦由天挺人才其精神志慮自有以奮興而遠到也惟其才之偉傑爲與道親故其於師門之一言一動一步一趨皆有以得其指趣而受其裁成古來聖賢所謂見知聞知皆是道也不然則雖日遊鄒魯之門墻日依闕雒之几席亦何自而知其所以爲孔孟所以爲程朱也哉而其所得於師門者復有以身著之以言顯之之不同顏曾之在孔門奉無隱之傳不言之教神明默成以馴造道之極致而不聞頌揚孔子之爲聖何如其至又何如其大此所謂以身著之也而孟子謂智足以知聖者則皆曰汙不阿私所好雖有若子貢宰我三子之德行若不逮夫顏曾而其叢言孔子則亦未有若是精實至當者恭惟老表兄執經先人之日用純尚在童蒙額亦嘗厠與其間竊見吾俟齋篤信之忠固已與諸從遊者有別維時俟齋科名甚早志氣甚盛方謂大其師承者在乎經國家而利民人不謂先人旋踵尊先公之後痛從彭咸遺則而吾俟齋亦遂屏居土室抑何不幸然而四十年來履非常之危遇歷百折而不回同於一日則於師門之所承傳亦既身著之矣雖始也入奉趨庭之命而又出聆函丈之誨既也內懷偉元攀栢之痛而又外深端木築室之悲然自非天挺人才自以其身維繫千古之綱常羣倫之名教亦安能在三之際盡孝盡義若茲也即

不復以其文爲先人揚芳播烈而後世皆知佚齋徐先生爲節孝朱先生弟子其於先人爲有光而滋重也多矣況復舉先人一生綱紀布列彙而爲傳則是身著言顯一人兼之以先人之名德大節或不負乎斯文用紀則何幸而邀此榮施益自顧不肖幼聞嚴訓又得以中表子弟仰覩尊先公大君子之末光而且蒙先人之澤與吾佚齋昇誼淡厚垂五十載然而悠悠畢生無所振奮即比於汲溺塵涸者差若有間然不過朽株枯木同爲腐廢既不能以行諸身者發揮先人之遺緒又不能以其言尊揚萬一能無媿歟若夫銜戢之忱充溢五內子瞻謂多言何足爲謝仰祈炤悉不宣

居易堂集卷之二終